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閱微草堂筆記 第二十卷 灤陽續錄二

一館吏議敘得經歷，需次會城，久不得差遣，困頓殊甚。上官有憐之者，權令署典史。乃大作威福，復以氣毆轡同僚，緣是以他事落職。邵二雲學士偶話及此，因言其鄉有人方夜讀，聞窗櫺有聲，諦視之，紙裂一罅，有兩小手擊之。大纔如瓜子，即有一小人躍而入，彩衣紅履，頭作雙髻，眉目如畫，高僅二寸餘。掣案頭筆舉而旋舞，往來騰踏於硯上，拖帶墨瀋，書卷俱污。此人初甚錯愕，坐觀良久，覺似無他技，乃舉手撲之。噉然就執，蹉跎掌握之中。音呦呦如蟲鳥，似言乞命。此人恨甚，逕於燈上燒殺之，滿室作枯朽木氣，迄無他變。煉形甫成，毫無幻術，而肆然侮人以取禍，其此吏之類歟？此不知實有其事，抑二雲所戲造，然聞之亦足以戒也。

昌吉守備劉德言，昔征回部時，因有急檄，取珠爾土斯路馳往，陰晦失道，□餘騎皆迷，裹糧垂盡，又無水泉，姑坐樹根，冀天晴辨南北。見崖下有人馬骨數，雖風雪剝蝕，衣械並朽，察其形別，似是我兵。因對之慨歎曰：「再兩日不晴，與君輩在此為侶矣。」頃之旋風起林外，忽來忽去，似若相招。試縱馬隨之，風即前導；試暫憩息，風亦不行。曉然知為斯骨之靈，隨之返行三四□里，又度嶺兩重，始得舊路。風亦蹶然息矣。眾哭拜之而去。嗟呼！生既捐軀，魂猶報國，精靈長在，而名氏翳如，是亦可悲也已。

謂無神仙，或云遇之；謂有神仙，又不恒遇。劉向、葛洪、陶弘景以來，記神仙之書，不啻百家；所記神仙之名姓，不啻千人。然後世皆不復言及。後世所遇，又自有後世之神仙。豈保固精氣，雖得久延，而究亦終歸遷化耶？又神仙清靜，方士幻化，本各自一途。諸書所記，凡幻化者皆曰神仙，殊為無別。有王媪者，房山人，家在深山，嘗告其母張太夫人曰：「山有道人，年約六七□，居一小庵，拾山果為糧，掬泉而飲，日夜擊木魚誦經，從未一至人家。有就其庵與語者，不甚酬答，饋遺亦不受。王媪之姪傭於外，一夕，歸省母，過其庵前。道人大駭曰：『夜深虎出，爾安得行！須我送爾往。』乃琅琅擊木魚前導。未半里，果一虎突出。道人以身障之，虎自去，道人不別亦自去。後忽失所在。」此或似仙歟？從叔梅庵公言：「嘗見有人使童子登三層明樓上（北方以覆瓦者為暗樓，上層作雉堞形以備禦寇者為明樓。），以手招之，翩然而下，一無所損。又以銅盂投溪中，呼之，徐徐自浮出。」此皆方士禁制之術，非神仙也。舅氏張公健亭言：「磚河農家，牧數牛於野，忽一時皆暴死。有道士過之，曰：『此非真死，為妖鬼所攝耳。急灌以吾藥，使臟腑勿壞，吾為爾効治，召其魂。』因延至家，禹步作法。約半刻，牛果皆蹶然起。留之飯，不顧而去。有知其事者曰：『此先以毒草置草中，後以藥解之耳。不肯受謝，示不圖財，為再來筮惑地也。吾在山東，見此人行此術矣。』此語一傳，道士遂不復至。」是方士之中，又有真偽，何概曰神仙哉！

李南潤言，其鄰縣一童，故家子也。少年挑達，頗漁獵男色。一日，自親串家飲歸，距城稍遠，雲陰路黑，度不及入，微雪又簌簌下。方躊躇間，見□許步外有燈光，遣僕往視，則茅屋數間，四無居人，屋中惟一童一嫗。問：「有棲止處否？」嫗曰：「子久出外，惟一孫與我住此。尚有空屋兩間，不嫌湫隘，可權宿也。」遂呼童擊二馬樹上，而邀生入座。嫗言老病須早睡，囑童應客。童年約□四五，衣履破敝，而眉目極姣好。試挑與言，自吹火煮茗不甚答。漸與諧笑，微似解意。忽乘間悄語曰：「此地密邇祖母房，雪晴，當親至公家乞賞也。」生大喜慰，解繡囊玉玦贈之。亦羞澀而受。軟語長久，乃掩門持燈去。生與僕倚壁倦憩，不覺昏睡。比醒，則屋已不見，乃坐人家墓柏下，狐裘貂冠，衣褲靴襪，俱已褫無寸縷矣。裸露雪中，寒不可忍。二馬亦不知所在。幸僕衣未褫，乃脫其敝裘蔽上體，蹙蹙而歸，詭言遇盜。俄二馬識路自歸，已盡剪其尾鬣。衣冠則得於溷中，並狼籍污穢。灼然非盜，無可置詞。僕始具泄其情狀。乃知輕薄招侮，為狐所戲也。

戊子昌吉之亂，先未有萌也。屯官以八月□五夜犒諸流人，置酒山坡，男女雜坐。屯官醉後，遍諸流婦使唱歌，遂頃刻激變，戕殺屯官，劫軍裝庫，據其城。□六日曉，報至烏魯木齊，大學士溫公促聚兵。時班兵散在諸屯，城中僅一百四□七人，然皆百戰勁卒，視賊蔑如也。溫公率之即行至紅山口，守備劉德印馬曰：「此去昌吉九□里，我馳一日至城下，是彼逸而我勞，彼坐守而我仰攻，非百餘人所能辦也。且此去昌吉皆平原，瑪納斯河雖稍闊，然處處策馬可渡，無險可扼。所可扼者，此山口一線路耳。賊得城必不株守，其勢當即來。公莫如駐兵於此，借陡崖遮蔽，賊不知多寡。俟其至而扼險下擊，是反攻為守，反勞為逸，賊可破也。」溫公從之。及賊將至，德左執紅旗，右執利刃，令於眾曰：「望其塵氣，雖不過千人，然皆亡命之徒，必以死鬥，亦不易當。幸所乘皆屯馬，未經戰陣，受創必反走。爾等各擊槍屈一膝跪，但伏而擊馬，馬逸則人亂矣。」又令曰：「望影鳴槍，則槍不及賊，火藥先盡，賊至反無可用。爾等視我旗動，乃許鳴槍；敢先鳴者，手刃之！」俄而賊眾槍爭發，砰訇動地，德曰：「此皆虛發，無能為也。」迨鎗丸擊前隊一人傷，德曰：「彼槍及我，我槍必及彼矣。」舉旗一揮，眾槍齊發。賊馬果皆橫逸，自相衝擊。我兵噪而乘之，賊遂殲焉。溫公歎曰：「劉德狀貌如村翁，而臨陣鎮定乃爾。參將都司，徒善應對趨踰耳。」故是役以德為首功。然捷報不能縷述曲折，今詳著之，庶不淹沒焉。

由烏魯木齊至昌吉，南界天山，無路可上；北界葦湖，連天無際，淤泥深丈許，入者輒滅頂。賊之敗也，不西還據昌吉，而南北橫奔，悉入絕地，以為惶遽迷昏也。後執俘訊之，皆曰：「驚潰之時，本欲西走。忽見關帝立馬雲中，斷其歸路，故不得已而旁行，冀或匿免也。」神之威靈，乃及於二萬里外。國家之福祚，又能致神助於二萬里外。蝟鋒蟻斧，潢池盜弄何為哉！

昌吉未亂以前，通判赫爾喜奉檄調至烏魯木齊核檢倉庫。及聞城陷，憤不欲生，請示溫公曰：「屯官激變，其反未必本心。願單騎迎賊於中途，諭以利害。如其縛獻渠魁，可勿勞征討；如其梟獍成群，不肯反正，則必手刃其帥，不與俱生。」溫公阻之不可，竟橐鞬馳去，直入賊中，以大義再三開導。賊皆曰：「公是好官，此無與公事。事已至此，勢不可回。」遂擁至路旁，置之去。知事不濟，乃掣刀奮力殺數賊，格鬥而死。當時公論惜之曰：「屯官非其所屬，流人非其所治，無所謂縱也。釁起一時，非預謀不軌，無所謂失察也。奉調他出，身不在署，無所謂守禦不堅與棄城逃遁也。所劫者軍裝庫，營弁所掌，無所謂疏防也。於理於法，皆可以無死，而終執城存與存、城亡與亡之一言，甘以身殉。推是志也，雖為常山、睢陽可矣。」故於其柩歸，罔不哭奠。而於屯官之殘骸歸（屯官為賊，以鐵劊自踵寸寸劊至頂。亂定後，始掇拾之。），無焚一陌紙錢者。

朱青雷言，曾見一長卷，字大如杯，怪偉極似張二水。首題《紀夢□首》，而蠹蝕破爛，惟二首尚完整可讀。其一曰：「夢到蓬萊頂，瓊樓碧玉山。波浮天半壁，日湧海中間。遙望仙官立，翻輪野老閒。雲帆三□丈，高掛逕西還。」其二曰：「鬱鬱長生樹，層層太古苔。空山未開鑿，元氣尚胚胎。靈境在何處？夢游今幾回。最憐魚鳥意，相見不驚猜。」年月姓名皆已損失，不知誰作也。嘗為李玉典書扇並附以跋，或曰：「此青雷自作，託之古人。」然青雷詩格，婉秀如秦少游小石調，與二詩筆意不近。或又曰：「詩字皆似張東海。」東海集余昔曾見，不記有此二詩否，待更考之。（青雷跋謂，前詩後四句，未經人道。然昌黎詩：「我能屈曲自世間，安能從汝求神仙？」即是此意，特襲取無痕耳。）

回部有富室子，形狀臃腫，步履蹣跚，又不修邊幅，垢膩恒滿面。然好游狹斜，遇婦女必注視。一日獨行，遇幼婦，風韻絕佳。時新雨泥濘，遽前謂之，曰：「路滑如是，嫂莫要扶持否？」幼婦正色曰：「爾勿憤憤，我是狐女，平生惟拜月修形，從不作媚人採補事。爾自顧何物，乃敢作是言？行且禍爾。」遂掬沙屑灑其面。驚而卻步，忽墮溝中，努力蹣跚，幼婦已不知所往矣。自是心恒惴惴，慮其為祟，亦竟無患。數日後，友人邀飲，有新出小妓侑酒。諦視，即前幼婦也。疑似惶惑，罔知所措。強試問之，曰：「某日雨後，曾往東村乎？」妓漫應曰：「姊是日往東村視阿姨，吾未往也。姊與吾貌相似，公當相見耶？」語殊恍惚，竟莫決是怪是人，是一是二，乃托故逃席去。去後，妓述其事曰：「實憎其醜態，且懼行強暴，姑誑以偽詞，冀求解免。幸其自仆，遂匿於麥場積柴後。不虞其以為真也。」席中莫不絕倒。一客曰：「既入青樓，焉能擇客？彼故能千金買笑者也，盍挈爾詣彼乎？」遂偕之同往，具述妓翁姑，及夫名氏，其疑乃釋。（妓姊妹，即所謂大楊二楊者，當時名士多作《楊柳枝詞》，皆借寓其姓也。）妓復謝以：「小時固識君，昨喜見憐，故答以戲謔，何期反致唐突？深為歉仄，敢抱衾枕以自贖。」吐詞爛雅，恣態橫生。遂大為所惑，留連數夕。召其夫至，計月給夜合之資。狎昵經年，竟殞於消渴。先兄晴湖曰：「狐而人，則畏之，畏死也；人而狐，則非惟不畏，且不畏死，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？行且禍汝，彼固先言。是子也，死於妓，仍謂之死於狐可也。」

郭大椿、郭雙桂、郭三槐兄弟也。三槐屢侮其兄，且詣縣訟之。歸憩一寺，見緇袍滿座，梵唄競作。主人雖吉服而容色慘沮，宣疏通誠之時，淚隨聲下。叩之，寺僧曰：「某公之兄病危，為叩佛祈福也。」三槐癡立良久，忽發顛狂，頓足捶胸而呼曰：「人家兄弟如是耶？」如是一語，反覆不已。掖至家，不寢不食，仍頓足捶胸，誦此一語，兩三日不止。大椿、雙桂故別住，聞信俱來，持其手哭曰：「弟何至是？」三槐又癡立良久，突抱兩兄曰：「兄故如是耶！」長號數聲，一蹶而絕。咸曰：「神殛之。」非也。三槐愧而自咎，此聖賢所謂改過，釋氏所謂懺悔也。苟充是志，雖田荆、姜被，均所能為。神方許之，安得殛之？其一慟立殞，直由感動於中，天良激發，自覺不可立於世，故一瞑不視，戢影黃泉。豈神之褫其魄哉？惜知過而不知補過，氣質用事，一往莫收；無學問以濟之，無明師益友以導之，無賢妻子以輔之，遂不能惡始美終，以圖晚蓋，是則其不幸焉耳。昔田氏姊買一小婢，倡家女也。聞人誚鄰婦淫亂，瞿然驚曰：「是不可為耶？」吾以為當如是也。後嫁為農家妻，終身貞潔。然則三槐悖理，正坐不知。故子弟當先使知禮。

朝鮮使臣鄭思賢，以棋子兩奩贈予，皆天然圓潤，不似人工。云黑者海灘碎石，年久為潮水沖擊而成；白者為小車渠殼，亦海水所磨瑩，皆非難得。惟檢尋其厚薄均，輪廓正，色澤勻者，日積月累，比較抽換，非一朝一夕之力耳。置之書齋，頗為雅玩，後為范大司農取去。司農歿後，家計蕭然，今不知在何所矣。

海中三島□洲，崑崙五城□二樓，詞賦家沿用之矣。朝鮮，琉球，日本諸國，皆能讀華書。日本余見其五京地志及山川全圖，疆界表延數千里，無所謂仙山靈境也。朝鮮，琉球之貢使，則余嘗數數與談，以是詢之。皆曰：「東洋自日本以外，大小國土凡數□，大小島嶼不知幾千百，中朝人所必不能至者，每帆檣萬里，商舶往來，均不聞有是說。惟琉球之落滌，似乎三千弱水，然落滌之舟，偶值潮平之歲，時或得還，亦不聞有白銀宮闕、可望而不可即也。然則三島□洲，豈非純構虛詞乎？《爾雅》、《史記》，皆稱河出崑崙。考河源有二，一出和闐，一出蔥嶺。或曰蔥嶺其正源，和闐之水入之；或曰和闐其正源，蔥嶺之水入之。雙流既合，亦莫辨誰主誰賓。然蔥嶺、和闐，則皆在今版圖內，開屯列戍四□餘年，即深巖窮谷，亦通耕牧。不論兩山之水孰為正源，兩山之中必有一崑崙，確矣。而所謂瑤池、懸圃、珠樹、芝田，概乎未見，亦概乎未聞。然則五城□二樓，不又荒唐矣乎？不但此也，靈鷲山在今拔達克善，諸佛菩薩骨塔具存，題記梵書一一與經典相合。尚有石室六百餘間，即所謂大雷音寺，回部遊牧者居之。我兵追剿波羅泥都、霍集占，曾至其地，所見不過如斯。種種莊嚴，似亦藻繪之詞矣。相傳回部祖國，以銅為城。近西之回部云，銅城在其東萬里；近東之回部云，銅城在其西萬里。彼此遙拜，迄無人曾到其地。因是以推，恐南懷仁《坤輿圖說》所記五大洲，珍奇靈怪，均此類焉耳。周編修書昌則曰：「有佛緣者，然後能見佛界；有仙骨者，然後能見仙境。未可以尋常耳目，斷其有無。」曾見一道士游崑崙歸，所言與舊記不殊也。是則余不知之矣。

蔡季實殿撰有一僕，京師長隨也。狡黠善應對，季實頗喜之。忽一日，二幼子並暴卒，其妻亦自縊於家，莫測其故。姑斂之而已。其家有老嫗私語人曰：「是私有外遇，欲毒殺其夫，而後攜子以嫁。陰市砒製餅餌，待其夫歸。不虞二子竊食，竟並死。婦悔恨莫解，亦遂並死。」然嫗昏夜之中，窗外竊聽，僅聞閨秘謀之語，未辨所遇者為誰，亦無從究詰矣。其僕旋亦發病死。死後，其同儕竊議曰：「主人惟信彼，彼乃百計欺主人。他事毋論，即如昨日四鼓詣圓明園侍班，彼故縱駕車驟逸，御者追之復不返。更漏已促，叩門借車必不及，急使僱倩。則曰：『風雨將來，非五千金人不往。』主人無計，竟委曲從之。不太甚乎？奇禍或以是耶？」季實聞之曰：「是死晚矣，吾誤以為解事人也。」

楊槐亭前輩言，其鄉有宦成歸里者，閉門頤養，不預外事，亦頗得林下之樂。惟以無嗣為憂。晚得一子，珍惜殊甚。患痘甚危。聞勞山有道士能前知，自往叩之。道士輒然曰：「賢郎尚有多少事未了，那能便死？」果遇良醫而癒。後其子治游驕縱，竟破其家。流離寄食，若敖之鬼遂餒。鄉黨論之曰：「此翁無咎無譽，未應遽有此兒。惟蕭然寒士，作今不過□年，而官囊逾數萬，毋乃致富之道有不可知者在乎？」

槐亭又言，有學茅山法者，効治鬼魅多有奇驗。有一家為狐所祟，請往驅除。整束法器，剋日將行。有素識老翁詣之，曰：「我久與狐友。狐事急，乞我一言。狐非獲罪於先生，先生亦非有憾於狐也。不過得其贄幣，故為料理耳。狐聞事定之後，彼許饋廿四金，今願□倍其數，納於先生。先生能止不行乎？」因出金置案上。此人故貪吝，當即受之。次日，謝遣請者曰：「吾法能治凡狐耳。昨召將檢查，君家之祟乃天狐，非所能制也。」得金之後，竟殊自喜。因念狐既多金，可以術取。遂考召四境之狐，齋以雷斧火獄，俾納賄焉。徵索既頻，狐不勝擾，乃共計盜其符印。遂為狐所憑附，顛狂號叫，自投於河。群狐乃攝其金去，銖兩不存。人以為如費長房、明崇儼也。後其徒陰泄之，乃知其致敗之故。夫操持符印，役使鬼神以驅除妖厲，此其權與官吏侔矣。受賂縱奸，已為不可；又多方以盈其谿壑，天道神明，豈逃鑒察？微群狐殺之，雷霆之誅，當亦終不免也。

天高地遠，鬼神茫昧，似與人無預，而有時其應如響，殫人之智力，不能與爭。滄州上河涯，有某甲女，許字某乙子，兩家皆小康，婚期在一二年內矣。有星士過某甲家，阻雨留宿，以女命使推。星士沉思良久，曰：「未攜算書，此命不能推也。」覺有異，窮詰之。始曰：「據此八字，側室命也。君家似不應至此。且聞嫁已有期，而干支無刑剋，斷不再醮。此所以愈疑也。」有點者聞此事，欲借以牟利，說某甲曰：「君家費幾何，加以嫁女必多費，益不支矣。命既如是，不知先詭言女病，次詭言女死，市空棺速葬。而夜攜女走京師，改名姓鬻為貴家妾，則多金可坐致矣。」某甲從之。會有達官嫁女，求美媵，以二百金買之。越月餘，泛舟送女南行。至天妃閣，闔門俱葬魚腹，獨某甲女，遇救得生。以少女無敢收養，聞於所司。所司問其由來，女在是家未久，僅知主人之姓，而不能舉其爵里；惟父母姓名居址，言之鑿鑿。乃移牒至滄州，其事遂敗。時某乙子，已與表妹結婚，無改盟理。聞某甲之得多金也，憤恚欲訟。某甲窘迫，願仍以女嫁其子。其表妹家聞之，又欲訟。紛紜膠轕，勢且成大獄。兩家故舊戚眾為調

和，使某甲出賃往迎女，而為某乙子之側室，其難乃平。女還家後，某乙子已親迎。某乙以牛車載女至家，見其姑，苦辯非己意。姑曰：「既非爾意，鬻爾時何不言有夫？」女無詞以應。引使拜嫡，女稍越趨。姑曰：「爾實為勝時，亦不拜耶？」又無詞以應，遂拜如禮。姑終身以奴隸畜之。此雍正末年事。先祖母張太夫人，時避暑水明樓，知之最悉。嘗語侍婢曰：「其父不過欲多金，其女不過欲富貴，故生是謀耳。烏知非徒無益，反失所本有哉。汝輩視此，可消諸妄念矣。」

先四叔母李安人，有婢曰文鸞，最憐愛之。會余寄書覓侍女，叔母於諸姪中最喜余，擬以文鸞贈。私問文鸞，亦殊不拒。叔母為製衣裳簪珥，已戒日詣車。有妒之者嗾其父多所要求，事遂沮格。文鸞竟鬱鬱發病死。余不知也。數年後稍稍聞之，亦如雁過長空，影沉秋水矣。今歲五月，將扈從啟行，摒擋小倦，坐而假寐。忽夢一女翩然來。初不相識，驚問：「為誰？」凝立無語。余亦遽醒，莫喻其故也。及家人會食，余偶道之。第三子婦，余甥女也，幼在外家與文鸞嬉戲，又稔知其齟恨事，瞿然曰：「其文鸞也耶？」因具道其容貌形體，與夢中所見合。是耶非耶？何二□年來久置度外，忽無因而入夢也？詢其葬處，擬將來為樹片石。皆曰丘隴已平，久埋沒於荒榛蔓草，不可識矣。姑錄於此，以慰黃泉。憶乾隆辛卯九月，余題秋海棠詩曰：「憔悴幽花劇可憐，斜陽院落晚秋天。詞人老大風情減，猶對殘紅一悵然。」宛似為斯人照也。

宗室敬亭先生，英郡王五世孫也。著《四松堂集》五卷，中有《拙鵲亭記》曰：「鵲巢鳩居，謂鵲巧而鳩拙也。小園之鵲，乃□百其侶，惟林是棲。窺其意，非故厭乎巢居，亦非畏鳩奪之也。蓋其性拙，視鳩為甚，殆不善於為巢者。故雨雪霜霰，毛羽襍襍；而朝陽一晞，乃復群噪於木梢，其音怡然，似不以露棲為苦，且飛不高翥，去不遠颺，惟飲啄於園之左右，或時入主人之堂，值主人食棄其餘，便就而置其喙，主人之客來亦不驚起，若視客與主人，皆無機心者然。辛丑初冬，作一亭於堂之北，凍林四合，鵲環而棲之，因名曰拙鵲亭。夫鳩拙宜也，鵲何拙？然不拙不足為吾園之鵲也。」案此記借鵲寓意，其事近在目前，定非虛構，是亦異聞也。先生之弟倉場侍郎宜公，刻先生集竟，余為校讎，因掇而錄之，以資談柄。

瘍醫殷贊庵，自深州病家歸，主人遣楊姓僕送之。楊素暴戾，眾名之曰橫（去聲。）虎，沿途尋鬻，無一日不與人競也。一日，昏夜至一村，旅舍皆滿，乃投一寺。僧曰：「惟佛殿後空屋三楹。然有物為祟，不敢欺也。」楊怒曰：「何物敢崇楊橫虎，正欲尋之耳！」促僧掃榻，共贊庵寢。贊庵心怯，近壁眠，橫虎臥於外，明燭以待。人定後，果有聲嗚嗚自外入，乃一麗婦也。漸逼近榻，楊突起擁抱之，即與接唇狎戲。婦忽現縊鬼形，惡狀可畏。贊庵戰慄，齒相擊。楊徐笑曰：「汝貌雖可憎，下體當不異人，且一行樂耳！」左手攬其背，右手遽褪其褲，將按置榻上。鬼大號逃去。楊追呼之，竟不返矣。遂安寢至曉。臨行，語寺僧曰：「此屋大有佳處，吾某日還，當再宿，勿留他客也。」贊庵嘗以語滄州王友三曰：「世乃有逼奸縊鬼者，橫虎之名，定非虛得。」

科場為國家取人材，非為試官取門生也。後以諸房額數有定，而分卷之美惡則無定，於是有所撥房之例。雍正癸丑會試，楊丈農先房（楊丈諱椿，先姚安公之同年。）撥入者□之七。楊丈不以介意，曰：「諸卷實勝我房卷，不敢心存畛域，使黑白倒置也。」（此聞之座師介野園先生，先生即撥入楊丈房者也。）乾隆壬戌會試，諸襄七前輩不受撥，一房僅中七卷，總裁亦聽之。聞靜儒前輩，本房第一，為第二□名。王銘錫竟無魁選。任鈞臺前輩，乃一房兩魁。戊辰會試，朱石君前輩為湯藥罔前輩之房首，實從金兩叔前輩房撥入，是兩叔亦一房兩魁矣。當時均未有異詞。所刻同門卷，余皆嘗親見也。庚辰會試，錢鐸石前輩以藍筆畫牡丹，遍贈同事，遂遞相題詠。時顧晴沙員外撥出卷最多，朱石君撥入卷最多，余題晴沙畫曰：「深澆春水細培沙，養出人間富貴花。好似豔陽三四月，餘香風送到鄰家。」邊秋崖前輩和余韻曰：「一番好雨淨塵沙，春色全歸上苑花。此是沉香亭畔種，莫教移到野人家。」又題石君畫曰：「乞得仙園花幾莖，嫣紅姹紫不知名。何須問是誰家種，到手相看便有情。」石君自和之曰：「春風春雨剩枯莖，傾國何曾一問名。心似維摩老居士，天花來去不關情。」張鏡壑前輩繼和曰：「墨搗青泥硯澆沙，濃藍寫出洛陽花。云何不著胭脂染，擬把因緣問畫家。」「黛為花片翠為莖，歐譜知居第幾名？卻怪玉盤承露冷，香山居士太關情。」蓋皆多年密友，脫略形骸，互以虐謔為笑樂，初無成見於其間也。蔣文恪公時為總裁，見之曰：「諸君子跌宕風流，自是佳話。然古人嫌隙，多起於俳諧。不如並此無之，更全交之道耳。」皆深佩其言。蓋老成之所見遠矣。錄之以志少年綺語之過，後來英俊，慎勿效焉。

科場填榜完時，必卷而橫置於案，總裁、主考，具朝服九拜，然後捧出，堂吏謂之拜榜。此誤也。以公事論，一榜皆舉子，試官何以拜舉子？以私誼論，一榜皆門生，座主何以拜門生哉？或證以《周禮》拜受民數之文，殊為附會。蓋放榜之日，當即以題名錄進呈。錄不能先寫，必拆卷唱一名，榜填一名，然後付以填榜之紙條，寫錄一名。今紙條猶謂之錄條，以此故也。必拜而送之，猶拜摺之禮也。榜不放，錄不出；錄不成，榜不放。故錄與榜必並陳於案，始拜。榜大錄小，燈光晃耀之下，人見榜而不見錄，故誤認為拜榜也。厥後或繕錄未完，天已將曉；或試官急於復命，先拜而行。遂有拜時不陳錄於案者，久而視為固然。堂吏或因可無錄而拜，遂竟不陳錄。又因錄既不陳，可暫緩而追送，遂至寫榜竣後，無錄可陳，而拜遂潛移於榜矣。嘗以問先師阿文勤公，公述李文貞公之言如此。文貞即公己丑座主也。

翰林院堂不啟中門，云啟則掌院不利。癸巳開《四庫全書》館，質郡王臨視，司事者啟之。俄而掌院劉文正公、覺羅奉公相繼逝。又門前沙堤中，有土凝結成丸，儻或誤碎必損翰林。癸未雨水沖激露其一，為兒童擲裂，吳雲巖前輩旋斃。又原心亭之西南隅，翰林有父母者，不可設坐，坐則有刑剋。陸耳山時為學士，毅然不信，竟丁外艱。至左角門久閉不啟，啟則司事者有譴謫，無人敢試，不知果驗否也。其餘部院，亦各有禁忌。如禮部甬道屏門，舊不加搭渡（搭渡以夾木二方，夾於門限，坡陀如橋狀，使堂官乘車者，可從中入，以免於旁繞。）錢鐸石前輩不聽，旋有天壇燈桿之事者。亦往往有應。此必有理存焉，但莫詳其理安在耳。

相傳翰林院寶善亭，有狐女曰二姑娘，然未睹其形跡。惟褚筠心學士齋宿時，夢一麗人攜之行，逾越牆壁如踏雲霧。至城根高麗館，遇一老叟，驚曰：「此褚學士，二姑娘何造次乃耳？」遂霍然醒。筠心在清礎堂，曾自言之。

神奸機巧，有時敗也；多財恣橫，亦有時敗也。以神奸用其財，以多財濟其奸，斯莫可究詰矣。景州李露園言，燕齊間有富室失偶，見里人新婦而豔之。陰遣一媼，稅屋與鄰，百計游說，厚賂其舅姑，使以不孝出其婦，約勿使其子知。又別遣一媼與婦家素往來者，以厚賂游說其父母，偽送婦還。舅姑亦偽作悔意，留之飯，已呼婦入室矣。俄彼此語相侵，仍互詬，逐婦歸，亦不使婦知。於是買休賣休，與母家同謀之事，俱無跡可尋矣。既而二媼詐為媒，與兩家議婚，富室以憚其不孝辭，婦家又以貧富非偶辭，於是謀取之計亦無跡可尋矣。遲之又久，復有親友為作合，仍委禽焉。其夫雖貧，然故士族，以迫於父母，無罪棄婦，已怏怏成疾，猶冀破鏡再合；聞嫁有期，遂憤鬱死。死而其魂為厲於富室，合盍之夕，燈下見形，撓亂不使同衾枕。如是者數夜。改卜其晝，婦又恚曰：「豈有故夫在旁，而與新夫如是者？又豈有三日新婦，而白日閉門如是者？」大泣不從。無如之何，乃延術士劾治。術士登壇焚符，指揮叱咤似有所睹，遽起謝去，曰：「吾能驅邪魅，不能驅冤魂也。」延僧禮懺亦無驗。忽憶其人素頗孝，故出婦不敢阻，乃再賂婦之舅姑，使諭遣其子。舅姑雖痛子，然利其金，姑共來怒詈。鬼泣曰：「父母見逐，無復住理。且訟諸地下耳。」從此遂絕。不半載，富室竟死。殆訟得直歟？富室是舉，使鄧思賢不能訟，使包龍圖不能察，且恃其錢神，至能驅鬼，心計

可謂巧矣，而卒不能逃幽冥之業鏡。聞所費不下數千金，為歡無幾，反以殞生。雖謂之至拙可也，巧安在哉！

京師有張相公廟，其緣起無考，亦不知張相公為誰。土人或以為河神。然河神宜在涑水、灤縣間，京師非所治也。又密雲亦有張相公廟，是實山區，並非水國，不去河更遠乎？委巷之談，殊未足徵信。余謂唐張守珪、張仲武皆曾鎮平盧，考高適《燕歌行》序，是詩實為守珪作。一則曰：「戰士軍前半死生，美人帳下猶歌舞。」再則曰：「君不見邊庭征戰苦，至今猶憶李將軍。」於守珪大有微詞。仲武則摧破奚寇，有捍禦保障之功，其露布今尚載《文苑英華》。以理推之，或土人立廟祀仲武，未可知也。行篋無書可檢，俟扈從回鑾後，當更考之。